

“两史一情”教育丛书

福建人民出版社



帝国脚下的呻吟

(闽)新登字01号

“两史一情”教育丛书

帝国脚下的呻吟

费英秋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70毫米 1/32 6印张 4插页 95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211-01968-9

C·37 定价: 3.15元

《两史一情教育丛书》

编 委 名 单

主 编：马长冰 陈少勇

副主编：江声树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长冰 王有千 江声树

陈少勇 李玉光 郑崇义

阙国虬 蔡水涌

序

福建省教委副主任 马长冰

“两史一情教育丛书”就要跟广大读者见面了，我想借此机会说几句话。刚从西北考察回来，话就从这里说起吧。

今年暑期我们去新疆学习考察，接待的朋友们听说我们来自东南海疆，且是林则徐故乡的客人，便特别地高兴和热情，有关这方面的活动内容和话题也格外多些。那天，我们来到霍尔果斯口岸，看到准备出境的运载食糖的卡车大队，看到从独联体过来采购轻工业品等待办证出境的大批“旅游者”，眼前真是一派边境贸易的繁忙景象。

靠近霍尔果斯口岸不远，有汉代以来就设置的将军府，是我国历代中央政府派驻伊犁地区的军政首脑机关。林则徐禁烟受迫害以后充军伊犁就住在这里。当时，伊宁还是处于伊犁地区的中心位置，鸦片战争后几十年间，俄国不断蚕食我国领土，伊犁地区西部也被占，伊宁市因此才变成了边境城市。

经过历史的风风雨雨，将军府久经沧桑，木柱油漆斑驳，屋脊杂草丛生，只有府院中那几株老树仍显得生机勃勃。据介绍，附近还有林则徐亲手种植的古树特别受到当地人民的珍惜和保护。

林则徐充军伊犁，虽是“带罪”之身，却做了不少好事，新疆各族人民十分敬重这位中华民族的英雄。这使我想起林则徐在前往伊犁的路上写的两句诗：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这掷地有声的诗句，表达了这位民族英雄的无私无畏，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品质。

从西北回来，我即去了湄洲岛。在岛上我看到从台湾和东南亚各地来朝拜妈祖这位“海上女神”和寻根的同胞络绎不绝。我们登上湄洲岛最高处，只见妈祖塑像矗立峰顶，妈祖凝神遥望台湾岛。据说，台湾也立着一尊塑像遥望大陆。回到妈祖庙接待处，董事长要我留言，时值农历七月十五，我就写了这么两句：

天空皓月明两岸，

海峡平浪渡千舟。

从林则徐禁烟到新中国诞生，到霍尔果斯口岸的出口贸易，海峡两岸的交往，百余年来，祖国大地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是的，在近、现代史中这种可歌可泣的事例太多了，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中的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我们要充分利用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让我们的后代在幼儿园、小学、中学时代就逐步了解历史，了解祖国，培养起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感情，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

也正是本着这样的想法，一年多前，福建省教委与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建少儿出版社有关负责同志一起，商议出版一套“两史一情教育丛书”。此事一经提出，大家都非常赞同，各出版社都把这套丛书列入重点出版书目，并投进了一定力量，经过一年多努力，使这套丛书初步形成了故事生动，感情真切，寓意深刻，可读性和感染力强的一些特色。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學生课外阅读的必读书和青年工人、农民工余的良师益友。通过认真阅读，汲取精神营养，学习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高尚品格和进取精神，立志为民族的振兴，祖国的昌盛建功立业！

1992年10月

前 言

昨天，已永远过去了，然而，伤痛是不能忘记的。当我们回过头来，翻开那一页页沉重的岁月，也许要问：难道这是人类的脚印？

是的，这是人类的脚印，这是一串被谬误浸染的脚印。时光的剥蚀、日月的更叠，也驱不散它上面的层层忧伤。透过辗转在它上面的喧嚣、轰鸣和铁骑，人们仿佛又看见了欧洲白色人种的痛苦、亚洲黄色人种的悲哀、非洲黑色人种的遗恨和美洲棕色人种的灾难。

在欧洲，刚刚萌生的资本主义，挥动大棒，驱赶农民，抢占土地，扬起皮鞭压榨成年工人、男女童工。一批批恐怖法令铺天盖地地压在那些穷困潦倒、一无所有的农民身上，把他们驱赶到工厂中去，接受无休止的苦役。

到了殖民地，更找不到资产阶级的一点良心和廉耻。马克思这样指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

样子，而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新航路的开辟、美洲的发现以及非洲大陆的勘探，使欧洲殖民者忙碌起来了。他们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安营扎寨、杀人放火，演出了一幕幕对美洲、亚洲、非洲人民进行掠夺、屠杀、征服和奴役的惨剧。在美洲，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实行斩尽杀绝的血腥政策，致使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被驱逐、被剿杀。在这块新发现的大陆上，几乎每一块土地都有一个凄惨、悲凉的故事。在非洲，人们不会忘记贩奴船这个阴森森的幽灵，它纠缠这片炎热的大陆达400年之久。黑奴与象牙、黄金被当作非洲的黑、白、黄三色商品而畅销于世。大西洋上不平静的涛声，就是黑奴亡灵在向人们诉说自己的哀怨。在亚洲，殖民者如狼似虎闯了进来，霸占商埠、掠夺资源、搜刮财富、奴役人民、贩卖人口，把亚洲人民也推入了苦难的深渊。

弱肉强食，是殖民帝国的准则。为夺取势力范围和殖民地，各个殖民国家之间你争我夺，燃起了熊熊战火，战争风云席卷了整个地球。他们从美洲打到亚洲，从亚洲战到非洲，从陆地攻到海洋，又从海洋追到陆地。崛起与衰落，抗衡与兼并，勾结与分崩，独霸与争夺，在这个战争舞台上，你来我往，谁也不肯轻易退出这场角逐。

第一个霸主是葡萄牙，猖狂不可一世，人口不

足100万，却东抢西夺，到处插足，控制了大半个地球。与它并驾齐驱的西班牙最先向葡萄牙的霸主地位提出挑战，两国又打又拉，终于打成平手，世界第一次被两个国家所主宰和分割。可是好景不长，荷兰、英国、法国急起直追，后来居上，他们涎着口水，要求重新分赃。一场厮杀又开始了，最后荷兰挫败葡萄牙、西班牙，成为17世纪的世界霸主，英国也击败了西班牙，并把葡萄牙置于自己之下。从此，西班牙、葡萄牙两国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到了17世纪后半期，英国又向荷兰提出了挑战，两国开始了一场血战，这场难分难解的持久战，最后以英国取胜而告终。滚下霸主宝座的荷兰从此一蹶不振。这期间，英国又与法国在各个战场上拉开了战幕，最后大英帝国取胜而爬上了世界霸主地位，开始了它独步的黄金时代，号称“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的地位也并非岿然不动，后来也受到了后起之秀美国、德国的威胁，不得不满面涕零地让位。

资产阶级的致富之路，不是靠“白手起家”，也不是靠正义与和平，而是用火与剑开辟出来的。在这条路上，堆积着数不胜数的人类尸骨。历史事实充分证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目 录

序

前言

一、悲怆的前奏	1
1. 吃人的绵羊	1
2. 血腥立法	9
3. 穷人的“巴士底狱”	15
4. 西伯利亚的阴云	21
二、吮血的魔口	26
1. 西西弗斯的苦刑	26
2. 灰色童年	32
3. 负重的牲口	45
4. 贫民窟	52
5. 神奇的魔杖	59
三、十字架下的远征	64
1. 黄金迷梦	64
2. 海上探险	68
3. 无耻先驱	74
4. 教皇子午线	86

四、剑与火的鲸吞	91
1. 铁蹄巡回的割据	91
2. 烽烟里的狼奔豕突	100
3. 群犬夺骨的闹剧	110
4. 未做完的蚕食梦	121
五、黑人的眼泪	128
1. 猎奴战火	128
2. 罪恶的黑三角	136
3. 海水的呜咽	144
4. 阳光下的罪恶	152
六、地狱里的悲歌	160
1. 印第安人的噩梦	160
2. 天涯之囚	168
3. 王冠上的宝石	172
结语	179

一、悲怆的前奏

1. 吃人的绵羊

在英国历史上，有一起惊天动地的事件，这就是“羊吃人”。绵羊怎么会吃人呢？她是那样顺从、善良、可爱，连咩咩的叫声都是那样温柔。可是，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绵羊竟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种凶猛残暴的怪物，它比老虎、狮子还可怕，不仅糟蹋了农民的家园、土地，还把成千上万的农民赶出了故土。这就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有名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首先是对农民进行土地剥夺，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这种形式，没有田园牧歌式的恬静，却有刀光剑影式的疯狂。

英国，这个西欧的岛国，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温和的气候，充沛的雨量，肥沃的土壤和碧绿的草场。多少年来，种植业一直是英国的主要生产部门，广大农民依靠种租地过着安定的生活，他们可以在从古代氏族时期遗留下来的村庄公有土地上放牧家畜，到公有的森林中砍柴伐木，还可以到公有池塘里捕鱼，到公有的沼泽地里挖泥煤做饭或取暖。但在15世纪末，农民这种安定的生活骤然起了变化。由于英国资本主义呢绒手工业工场的发展，对原料——羊毛的需求量激增，羊毛价格急剧上涨，饲养大群绵羊，生产羊毛成了一件十分有利可图的事业。地主、贵族、乡绅、商人被这一厚利熏红了眼，一个个像赌徒一样不顾一切地采用暴力手段，把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围圈起来，拆毁农民的房屋，并把这些土地连成一片，改为牧场。他们在用栅栏、围墙、壕沟围圈起来的土地上，饲养成千上万头羊群。这一圈占农民土地、赶走农民的行为像瘟疫一样很快在英国各地传播开来，形成了一股疯狂的圈地浊流。整村整村的农民被驱逐，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圈占。一位目睹农民被羊群排挤出来的见证人莫尔斥责道：“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顺，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得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凡是生产细致贵重羊毛的地区，那儿的贵族豪绅，乃至主教圣人之流，

……不让任何人在庄园上耕种，把整片地化为牧场，房屋和城镇都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作羊圈。……用一条篱栅把好几千亩地圈起。佃农从地上被逐出，他们的财产被用诡计或压制的方式剥夺掉。”

领主使用暴力强行剥夺农民土地的情形，我们可以从当时农民的上诉状中窥知一二。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埃格尔斯登庄园中的6名农民，他们声泪俱下地控告庄园主约翰·帕尔默的暴行，其控诉书如下：

“因为这个约翰·帕尔默是一个极有势力的人，他一开始进入上述庄园，就马上通过暴力，从您（指国王）的这些可怜的臣民那里夺取他们的上述按公簿持有的牧场，并将他们圈围。……此后不久，这个约翰·帕尔默仍不满足于所有他的这些残暴的行为、恶意的协商和贪婪的欲望，还违反您的这些可怜臣民的意志，强暴而非法地从他们那里夺去房屋、庭院、土地、保有物和果园，并且强夺、破坏、拆毁您的这些可怜臣民的一些房屋，木料则丢弃一边，有些房屋被焚毁，您的一些可怜的臣民被用暴力赶出上述领地。这个帕尔默还按照他的意志，强使您的一些可怜的臣民，接受在其他地方的土地，这是些坏的土地，质量和数量都赶不上原先的土地，且产权不清楚；而对您的另一些可怜的臣民，他完全不给土地，也不给其他的补偿，使他们

贫穷潦倒，以致完全破产。您的这些臣民不愿屈从约翰·帕尔默的勒索和一意孤行，这个约翰就带领他的奴仆和其他恶徒……手持刀剑、棍棒和其他武器，声势汹汹，包围他们的住屋，以送进监牢相威胁。于是，您的这些可怜的臣民，看出他的恶毒的意图，为了保全生命，便关门闭户以资抵御，因害怕杀身之祸不敢出来。于是，这个约翰·帕尔默、他的奴仆和党徒，便蛮横地用武力打破您的这些臣民的门户，毫不注意他们妻子儿女的哭泣和哀求，也不理睬那些赶集的过路人的惊异，把您的可怜的臣民禁锢起来，打到残废以致死亡。当时有些人见他穷凶极恶地夺去他们的公簿副本，竟至昏厥一时。”

上诉状还说，农民由于害怕被这个约翰·帕尔默及其奴仆杀害，不敢再回到家乡去了。

领主除了采用暴力外，还通过各种诡计赶走农民。例如在诺森伯兰郡的哈特利庄园，庄园主叫罗伯特·德拉瓦尔。他所辖的西顿德拉瓦尔村，有12个保有物（含义较广，包括房舍、土地等），在那上面居住着12户农民，他们对每份保有物交年租金46先令8便士。然而，所有这些佃户除5人外，或是被罗伯特·德拉瓦尔赶出其农庄土地，或是用过重的罚金使他们无力负担，同时还把他们每份保有物的租金增加到3镑，并从他们的保有物中收回最

好的土地和草地，而强迫他们去使用沼泽地和灌木荒地。这些农民交纳了大量的进庄费，又花了许多钱去修建他们的房舍。但是，不到1年，罗伯特·德拉瓦尔就开始驱逐他们，既不退还进庄费，也不补偿他们挖沟或建筑所花的任何费用。就这样，1年之间，480英亩的耕地的绝大部分变成了牧场，并且合并到领主的自用地之中。

这种剥夺，就是在教会寺院领地上的农民也未能幸免。天主教会是英国的大封建土地所有者，它占有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国王为了增加王室收入，满足新贵族、资产阶级对土地的要求，封闭了数以千计的天主教修道院，没收了它们的土地。亨利8世在位时，就没收了645处寺院、90个神学院和110个教会医院的领地。被没收的土地，一部分赐予王公贵族，一部分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地主、乡绅、企业主、商人。原先耕种教会土地的农民，成批地被赶走，他们也被迫加入了失地农民的流浪大军。

到处在扩大牧场，到处在形成大地产。在许多农民居住的地方，现在只剩下少数几个牧人和他们的犬了。1489年的一个议会法令上这样说：“由于我们王国的农家和许多村庄的毁灭、破坏、拆毁，灾难每天都在增加。通常用来种田的土地，现在变成了牧场……，过去有200人经常经营农业的地方，

现在只剩下 2~3 个牧人了。”直到 17 世纪前半期，英国政府由于害怕圈地引起农民起义，曾屡次颁布法律禁止圈地。但这些法律只是一纸空文，因为执法者本人就是圈地主人。此后，英国政府则采取了默许、纵容的态度。到了 18 世纪，英国政府公开保护圈地运动，致使圈地更为公开、更为猛烈地展开。英国国会先后通过了 2000 个法令，圈占了 300 多万英亩的土地。仅 1740~1788 年间，王国大农场吞并的小农场就达 4~5 万个，英国的四分之三的土地变为牧草丛生的牧场。有一个圈地委员，后来痛悔地说：“我深深悔恨我曾协助损害过 2000 贫民。习惯允许在公地上放牧牲畜的一大批人，失去了权利，而且他们中好多人却没有 1 英亩以上的土地，由于不够饲养 1 头母牛，通常他们只好连牛和地都卖给有钱的农场主。”这种圈地大约在 1750 年就彻底灭绝了农村中的自耕农，到了 19 世纪，人们甚至忘记了农民曾与公有地有着某种联系。

在圈地运动的后期，大地主是通过“清扫领地”来完成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剥夺，也使剥夺方法的残酷性达到了顶点。所谓清扫，就是把土地上残存的自耕农全部清除出去，在已经没有独立农民可以清扫的时候，这种清扫就是把农民的“小屋”清扫掉。它具有一下子完成巨大规模圈地的特点。在爱尔兰，地主同时把好几个村庄清扫